

宋

史

百一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三

宋史四百二十四

開儀同司徒國鑑國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黃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  
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  
繹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  
侂胄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

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  
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  
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  
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  
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  
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  
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懸說嘉定三  
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  
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  
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

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顥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

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寃抑

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  
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  
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  
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予以集英殿修撰食祿祿  
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人壞成法持  
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  
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  
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  
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三府通而守法  
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

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  
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炎歲鐵城之民修怨  
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歛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歛禁掊  
克汰斂濫抑彊禦恤寡弱縣縣吏訓戍兵矧百丈砦  
擇兵官城蜀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  
斛面達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  
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  
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  
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  
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

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  
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  
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  
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  
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報  
遂出本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及減抵當庫  
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  
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  
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  
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鈞考

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  
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  
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  
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  
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  
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  
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謙地先撤相家所  
策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  
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  
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

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治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

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  
重之臣無守節伏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  
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  
以疾內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  
勦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  
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  
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闈之職無所  
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上

眷遇深篤而忌者寢多有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  
訴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  
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  
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  
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  
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  
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  
清峻豪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  
文苑菁華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疏奏甚衆橐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

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  
庫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  
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駁  
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  
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  
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  
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  
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  
閣知溫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

閣差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  
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  
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  
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  
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  
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  
而深戕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  
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

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  
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  
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  
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  
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  
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  
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  
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  
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